

雪泥鴻爪

向新阳 著

水调歌头

碧海随天逝，骋目渺然
平。繁星夹岸渔火，海
色入天庭。见说蓬莱筭
翠，问道秦皇何往？今
古若为情。回首向来
处，兀自梦魂惊。
水澹澹，风袅袅，紫烟
凝。乘桴鲁叟，相携信
勇，仲由行。日月山河远
道，人世沧桑如梦，谈
笑一蓑翁。挥手自兹
去，蹈海寄余生。

题照送友人赴新疆

咫尺心相暖，衷肠共对
花。阳关西去后，离别
即天涯。

蝶恋花·赠边疆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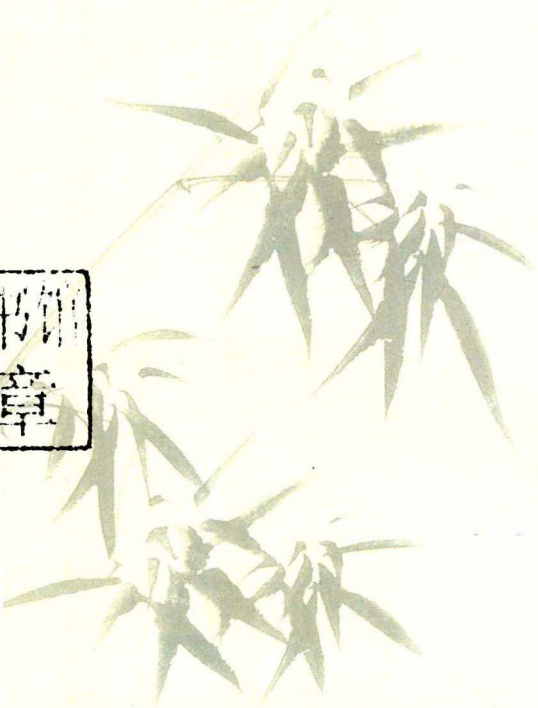
石破天惊风乍起，料峭
春风，绿地多旖旎。莫
道江南桃千里，玉门关

岳麓書社

雪泥鴻爪

向新阳 著

雪泥鴻爪



岳麓書社·長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泥鸿爪/向新阳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6.2

ISBN 978-7-5538-0511-5

I. ①雪... II. ①向...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③诗词—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6701 号

XUENI HONGZHAO

雪泥鸿爪

作 者:向新阳

责任编辑:曾德明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吴颖辉 贺红梅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岳麓书社天猫网:http://lzfts.tmall.com

2016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28.25

字数:300 千字

ISBN 978-7-5538-0511-5

定价:98.00 元

承印: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祝福祖国



大西洋海滩

身在武大这所百年学府，对其历史积淀与学术传承，其名家荟萃的百年文脉，我辈后学常不免怀有复杂情感——既慨然自豪，亦愧然怅惘。过往的世事沧桑、红尘变幻，如今纷至沓来的代际更迭和应接不暇的信息轰炸，共同构成某种无情的历史雾霭，某种冷酷的遗忘力量，以至本校史上享誉遐迩的鸿儒巨擘，在后辈那里均已背影依稀，渐行渐远。自叹出生太晚却又肩负“继武日新”之责的后学诸君，对珞珈文脉在前辈学者之处究竟如何薪火相传，唯有越来越遥远的想象和抽象的认识。然而，向新阳师这部名为《雪泥鸿爪》的文集，却为后辈学子理解珞珈文脉提供了新的启示：走近一位在珞珈山下求学、执教一生的长者，走近其心路历程、精神轨迹、灵魂世界，乃是走近珞珈历史记忆的幽邃之处，去触探珞珈文脉肌理的路径之一。

文集由随笔、游记和诗词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岁月拾零 随笔选”是向师数十年散文作品的集结，包括回忆录、抒情随笔、时事杂评、尺牍应答等诸多形式，随叙述笔触娓娓展开漫长人生。第二部分“人在旅途 游记选”则记录作者卸下繁重教务之后云游四海，徜徉于田园山川之自然风物或置身异域他乡之文化景观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第三部分“闲情偶寄 诗词选”是旧体诗词之荟萃，是向师以平素所爱之特殊文体来凝聚人生智慧、抒写生

命感怀之体现。这些以不同形式撰写而成的作品，题材多样，包罗万象，有对时代变迁、命运起伏中生命历程、心灵轨迹的细腻描摹，有对家国世界、教育文化的深切反思，有对民族历史、政治局势的率直品评，有对故乡亲友、母校师生的真挚回忆，有对人生真谛的执着探求和对信仰的深入解读，以及对友爱亲情的诚挚抒写等。

其中给人印象尤深的，是那些再现往昔岁月、历史掌故的温暖亲切的回忆。涌现于笔端的，是曲折蜿蜒的家乡小路，是晨间跳动的灶头炉火，也是“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的小学母校那份神奇的力量。在《往事重温》中，向师忆起那段清汤寡水的旧事，肩上犹有当时同学慷慨解衣，以及与众挑石建瓴的余温。在《芳草萋萋》中，于后辈心中高山仰止却身影朦胧的“五老八中”等历史名家，有了栩栩如生、点睛传神的鲜活呈现。刘永济先生脸庞清癯，李建章先生常日告诫，刘博平先生慨然赐墨，胡国瑞先生浅笑戏谑。“五老八中”灵秀了一座珞珈山，本来显得抽象、遥远、朦胧的珞珈文脉及前辈学者的精神气质，于此纤毫毕现。这些体现先贤大家言传身教之风貌，体现其育人之执着、治学之虔诚、温暖关爱之恳切的逸闻趣事和历史掌故，是管窥珞珈精神传承之真义的有利视角。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时光的河流，而两次踏进时光河流的也不再是同一位拾贝者。在跨越数十载历史沧桑巨变、人世阴晴月缺的“岁月拾零”中，同样身处校园，作为在校青年学子、杏坛主讲教授和荣休归隐的逍遥游者，目光中透出的显然是不一样的凝视世界的眼神。日月不淹，世事难料，其间既有不公的苛待，亦有温暖的关怀。走过人生与家国的飘摇，多了几分无怨无悔的冲淡。岁寒岁火洗练，沉下了一颗温故之心。

世易时移，新世纪气象万千，而向师字里行间古风犹存，檄作慷慨针砭时弊，师者仁心念育人苦辛，行文足见师道长者之姿仪，以及击节长叹文人之性情。于是，虽有时光无情雕蚀万物、改变一切，却于峥嵘岁月中沉淀出不变的情怀，既关切，又超然，超乎一己物欲得失，关乎天下兴衰冷暖。

无论“岁月拾零”诸篇中对于勤勉耕耘的杏坛岁月之深沉回首，还是“人在旅途”中对于纵情山川的惬意人生之精彩回放，抑或“闲情偶寄”中徜徉诗境之洒脱抒写，均掩藏不住某种执着的价值坚守，某种深切的人文关怀，某种暖人的温馨情愫。这种坚守、关怀和情愫，在那些看似飘然于山水之侧、星海之间的逍遥游记之中，亦不例外。

“人在旅途”诸篇，饶有趣味地抒写四海五洲之见闻体验。《初识美东》《欧洲掠影》《缱绻流连奥兰多》，咀嚼饼干榨菜于异国怀想祖国滋味，别有一番触动在文中；《四川漫游》《凤凰涅槃》《东南览胜》则流露出在自家土地上毫无疏离与焦虑的怡然之心。世人旅行，常以拍照留影、到此一游为念；文人则以读书万卷、行路万里为愿。人或脚步太短，或目力有限，能兼及笔力、脚力，不可不谓幸甚至焉。而向师云游，携着一生饱学，带着蕴藉的智慧、积淀深厚的诗性感悟以及跨文化比较的审美眼光，遍览中外山川，亦不忘“指点江山”，用心灵去体悟、用文化去润泽眼前美景。行至水穷、坐看云起，却仍在进行严肃的文化思考，在建构回忆与审视当下之时保有一份内在的清醒与自律。于是我们看到，游记中的向师，虽走出珞珈，云游四海，却从未远离珞珈。其理由不难体悟：尽管足迹遍及天涯，却时刻携带着珞珈山下陶冶熔铸而成的、挥之不去、内化为灵魂的人文精神，在感受和洞察着珞珈之外广袤的宇宙时空。

向师趣解自封的“三无斋主人”雅号，曰取意有三：一为孔子“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二为庄子“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三为一己“无权、无势、无钱”之谦。窃以为益之以“治己无怠，治学无涯，治言无悔”，或亦不无妥帖。文中曾引孟子文意之辨：“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向师原指读书之要，而不论览世览文，用此皆宜。饶舌多时，个中真义，不一而足，尚需读者诸君亲自展卷，各获馨香。

是为序。



向新阳先生的诗文集《雪泥鸿爪》即将由岳麓书社付梓出版。承先生抬爱，将推动此书问世的“首倡”之功记于我名下，且在卷首为我预留一序言位置。本来我的大学同窗涂险峰君已撰大序于前，我当不敢续貂于后，然师命岂可违也。同时我也确实希望借此机会，为不忘先生的教诲之恩，亦为绵绵数十年的师生之谊，留住若干往事的零光片羽，于是，便有了这些浅陋的文字和依稀的回忆。

第一次见到先生，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衡东县一中的高三学生，刚考完高考，准备填报志愿。一天，班主任老师让我赶快去学校办公室，见武汉大学来的招生老师。那次先生留给我最深刻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注视着我的目光：温和，亲切，还有含着慈爱的笑意，一下子把我的拘谨和紧张全打消了。先生简单问了一下我估分的情况，然后告诉我报考武大应该不会有问题。当时我还在为专业第一志愿选择中文系还是新闻系有些犹豫。先生说，武大的中文系是一个办学历史悠久的老牌专业，而新闻专业刚刚创办，建议我选择中文为第一志愿。先生的几句话，不仅确定了我的专业志愿，而且决定了后来我人生的职业方向。

九月份，我如愿走进了风光旖旎的珞珈校园，并直接成为了先生门下的学生。开学不久，先生就把我们几位湘籍新生请到他家里做客，这时候我才对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先生不仅是我的衡东老乡，能够讲一口地道的家乡衡山话，而且还是衡东一中的前身衡山二中的毕业生，是我的中学校友和学长。先生退休后告诉我，他在武大教了一辈子书，那年回湖南招生，是他唯一一次作为招生老师参加招生工作。据说我的高考成绩是那年武大在湖南招生的文科最高分，也是那年武大中文系在全国招生的最高分。说起这些，先生略有几分得意，我作为他从自己中学母校亲自招进武大中文系的“优质生源”，算得上是当年先生参与招生工作的成绩之一。

先生担任我们年级的古代汉语课程的授课老师。如今，先生给我们上课的许多内容，因时间久远已经变得模糊了，但有一个情节始终留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家乡方言衡山话，保留着许多古汉语的发音和句式，在语言学上很有研究价值。毕业于武大中文系的著名语言学家、北大中文系郭锡良教授就是衡山人，发表过专门研究衡山方言的论文。一次，先生在课堂上讲到“江”字的古音时，让我在课堂上站起来，大声念出这个字的衡山话读音 **gang**。先生告诉大家，**gang** 就是“江”字的古音。同样的情形出现多次后，全年级的同学都知道了我的籍贯，并且知道我和先生是同乡。这让我在学习古代汉语这门课时，不免有了一些压力，比其他课程不得不多一份用心和认真。毕业多年后，我报考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专门史在职研究生，其中有一门考试项目就是古代汉语。考试之前，导师朱汉民教授得知我本科毕业于武大中文系，告诉我古代汉语题目不会太难，以我中文系的出身可以不用复习。考研成绩出来后，我唯一没有作任何准备的古代汉语果然是各门科目中的最高分。后来我和先生说起此事，感谢先生当年给我们打下的基础，先生没有多说什么，静静地看着我，只是笑容中带着几分赞许。

20世纪80年代后期还是一个物质条件相对匮乏的年代，尤其像我这样来自农村的学生，生活上的节俭和拮据可想而知。先生对我的学业很关心，同时也很关心我的生活，甚至我觉得，他对我生活上的关心还更多一些。也许与那时我长得太瘦有关，先生会经常问起学校食堂饭菜可不可口，能不能填饱肚子。甚至他还给我灌输了一个“吃饭比穿衣重要”的理论：衣服是穿给别人看的，能保暖即可，不必过于讲究；而饭是为自己吃的，要尽量吃好一点，不必过于节省。每到端午、中秋之类的节假日，先生就托人捎话，让我到他家里去打个“牙祭”，好好吃上一顿。其实那时知识分子整体待遇都比较低，“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就是当年的民间流行语。先生自己的两个孩子当时也正在上大学，家庭条件远算不上优裕。四年下来，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奢侈地享受过师母的厨艺。先生家厨房里飘来的诱人的香味，餐桌上师母频频为我夹菜的场景，如今成了我人生中关于美食、关于老师乃至关于武汉大学最难忘、最亲切、最感动的记忆和怀念。

1989年下半年，我们进入了大学四年级的学习，也面临即将到来的“双向选择”毕业分配。寒假前夕，我从系里得到一个信息，长沙水电师范学院中文系需要一名教师。能够像先生那样，成为一名教书育人的大学老师，是我当时的职业理想之一。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甚至都不用我开口，先生总是会用自己的方式，尽最大的努力。先生在长沙水电师院没有熟人，他想到了湖南师大中文系的颜雄教授。颜教授也是武大校友、衡山同乡，当时在师大中文系任有领导职务。先生给颜雄教授写了一封推荐信，委托颜雄教授将我介绍给水电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有关负责人。至今我仍然记得，在长沙那个寒冷而泥泞的冬天里，我坐在高中同学阳峤骑着的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的后座上，扑面的寒风却无法吹走我心里的忐忑，带给我温暖和希望的，只有揣在怀里的先生的推荐信。因信息来源有误，这次求职无果而终。后来我的工作

问题很长时间没有着落，让先生操了不少心。直至离校前的最后几天，幸运之神终于眷顾了我，我作为优秀毕业生被选拔到家乡的省直机关从事文字工作。把这个消息告诉先生时，从先生的表情和话语中，我感受到了先生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欣慰。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老师对待自己的学生，也会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有一种深切而由衷的关怀。

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我与先生一直有较多的联系。早些年通信手段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和顺畅，多是以书信往来。2003年年初，我从省委机关到湘东一个边远贫困县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报到不久就收到先生的来信，这封信不仅篇幅比以往长许多，并且语气也比平时显得郑重和严肃。先生在信里不仅有对我的鼓励和期待，更多的是对我的提醒、叮咛和教导，可以说，是一个长辈、一位老师、一名资深共产党员对我及时而深刻的“就职教育”。后来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动，办公室也多次调整，这封信怎么也找不到了，但是，先生的谆谆教诲已经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这些年来，每当工作取得一些成绩、听到一些赞扬声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先生的嘱咐，告诉自己一定要保持清醒；每当工作遇到困难和阻力的时候，我也会想起先生的鞭策，于是便增添了信心和勇气。

先生平时呈现于人的，大多是他平和、冲淡的一面，且有菩萨心肠般的仁厚。那年先生回湖南招生，一位农村考生分数很高，因身体方面的原因，很可能会落榜。先生为这位考生据理力争，经多方协调，这位考生最后顺利被武大录取，成为我们的同班同学。其实，先生从来不是一个只懂得一味埋头书斋的学究，无论是在任职时还是退休后，他始终用敏锐的目光关注着社会和现实。《雪泥鸿爪》中的许多诗文，既有对时弊和流俗的无情鞭挞，也有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还有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殷殷关切，充分体现了一名知识分子疾恶如仇的铮铮硬骨和盼望祖国繁荣进步的拳拳之心。

如果说，我以前感受最深的是先生作为一位授业老师的“可亲”，那么，读了《雪泥鸿爪》之后，我感受更多的是先生作为一名有独立人格的学者的“可敬”，还有先生的一身凛然正气，让污浊和丑恶感到“可畏”。从《雪泥鸿爪》一书中，我们还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新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走过了怎样一条不平坦的人生旅途和学术道路。他们的奋斗，他们的坚守；他们的奉献，他们的牺牲；他们的情怀，他们的思考；这一切，都是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宝贵的财富。

先生当年把我们领进武大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懵懂青涩的少年。屈指算来，我现在的年龄正与先生当年的年龄大致相当。想到这些，不免令人感叹韶华易逝，岁月荏苒。毛泽东在庆祝他的老师徐特立六十寿辰的贺信里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这段广为流传的尊师名言昭示所有的人，老师对于我们认知世界、养成人格是何等重要，甚至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具有某种永恒的意义。我想，向新阳老师正是我生命中这样一位永远的先生。



苏东坡《和子由澠池怀旧》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由此而衍生出“雪泥鸿爪”四字成语，用它来形容一般草民的人生痕迹，虽然凸显不出名流大亨特有的辉煌灿烂，却也还是十分恰当的。所以，我选用了这四个字，作为汇聚在这里的文字的总标题。

在广漠迷茫的雪原上，无声无息，几点鸿爪，零零落落，时显时隐；至于鸿飞何处，也并无人关注。这就是人生，孤独而寂寞得如同凄凄寒夜或黝黝黎明的人生。无数这样平凡的人生，都永远消失在人世茫茫的大海中了。但五十多年前，当我为跨入武汉大学校门而写下第一行文字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料到，此后断断续续，竟能持续运笔半个多世纪，而且似乎还要延续下去……东鳞西爪似的记述，像探路者一边行进一边插下的路标，或显或隐地昭示着我人生旅途中印下的零星痕迹；也没有料到，除此而外，还会留下些许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的“羸弱”的文字，同样勾勒着我的默默人生……

操觚搦翰，铺彩摛文，或被视为雕虫小技，壮夫所不为。但我终身从教，除了上台口授，只能伏案雕琢，别无他途。粗略分析，这“伏案”的事，大约可以分为两端。其一是“为人”。写作的目的在于将文字公之于世以供读

者阅读，于立意和技巧方面自然得极尽争取读者之能事。如此作为，大多是一种适时顺势的生存手段。其二是“为己”。目的在于记录自己的人生，袒露赤诚，却不曾想到使其流播他人耳目，我将之视为一种自娱自乐的生活方式。数十年来，秉持这种生活方式，我手写我心，乐此而不疲。汇聚在这儿的文字，大多正是长年自娱自乐的结果。但在一段漫长的特殊日子里，即使是暗中的自娱自乐，也仍是既不能放手，更不敢放心，常常受到诸多掣肘，正所谓“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无可奈何！岁月不居，当年很多生动的生活情景和丰富的思绪情怀，都已被时光流逝冲刷得依稀莫辨，更无法真实地再现了。这大约就是造成手下诸多文字苍白而羸弱的原因。

退休赋闲后，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况且年过花甲，又极容易滋生回首往事的欲望。于是，我决计对自己进行一番“清理”，把那些飘落在人生旅途中一鳞半爪似的痕迹聚集起来，排列到一张张白纸上，以供自己不时翻检回味。

“岁月拾零——随笔选”，属于一个真正的心灵自由王国。每心有所感，辄形诸笔端，以手写心，随心而动。但在个性受压抑、思想被窒息的日子里，这个园地也绝不可能万紫千红；特别是当有人在这个“自由王国”里因为说了几句褪去伪装的真话而获罪的时候，谁还敢贸然进入这个领地享受那份纯属一己之私的自由呢？清理过前期的那些文字，似乎眼前立起了一面镜子，其中的图像虽然真实，却显单薄而苍白，除了能确切地得知我步履匆匆的行踪外，几乎很难感受到自己脉搏的跳动；不过它仍能引起我许多真切的回忆，只是常常得小心撩开某些文字的“外衣”。在后来的日子里，终于放松了心情，可以喜怒哀乐，可以纵情驰骋，显露出一些个性和思想了。这自然可算是我的一大进步。

“人在旅途——游记选”，是我退休赋闲后，开始用脚步“丈量”人生最后历程的记录。与前者面对社会稍有不同，这里面对的大多是自然，是鬼斧神工、生机勃勃、令人惊叹莫名的大自然。其实人生亦如旅行，湖光山色，绿树芳草，江洋河海，崇山峻岭，春光明媚，秋风萧杀，暴风骤雨，月朗风清……旅途中的境况形同人生中的际遇——但都明摆着，没有陷阱，没有算计，放飞心情，放浪形骸，无论苦乐，情愿领受，且甘之如饴。这是一种积极的投入，一种惬意的享受，一种难能可贵的生命的律动，一种物我为一彼此两忘的人生境界。

“闲情偶寄——诗词选”，表明我于旧体诗词，虽相见日久而仍未能登堂入室；其所以并不感到自由，一是不敢，二是不会。不敢，是因为时势使然，一不小心就招来横祸；不会，则是格律所限，稍不注意就落入画虎类犬或以辞害意的败局。但它的空间却很广阔，因为“诗无达诂”，你说方，我说圆，你说东，我说西。正如盲人摸象，能否摸准，各有造化。也正因为如此，在那段同样漫长的岁月里，便刻意与它保持一段长长的距离，“敬鬼神而远之”，相识而不相知；而待到后来可与之亲近时，却已是很生分的了，为之奈何！但仍间或想到以之保存一支心曲，故偶有续作。

汇聚在这里的文字，多纪实而少意象，多议论而少激情，多板滞而少空灵，多传统而少时尚。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这些年来，大出特出“文集”“全集”之类，已成为趋之若鹜的时尚，但我与那“时尚”无缘。我只是在人生凄冷的雪原上，偶尔撷取些许零星的“鸿爪”，在自己眼前一晃瞬间。既是飞鸿印雪，自会消融殆尽。所以，从不曾有过“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奢望。倘说真有所谓“奢望”，也只是借此给至亲家人留下一点依稀的回忆罢了。

不料2013年末的一件小事，却使情况出现转机。为了纪念我年级同学毕业50周年暨武汉大学校庆120周年，我将几首题目标举“珞珈”二字的诗词

印制成纪念册页，奉送友人。阳卫国君读过后，溢美赞誉有加，极力督促我付梓刊行，以为“不印出来实在可惜”。一些同侪友好也极力撺掇，热情洋溢，令人铭感。旋即承蒙岳麓书社厚爱不弃，承诺刊印，使我数十年的“修炼”终成“正果”。

刊印该书，阳卫国君是“首倡其事者”。我与他毕业于同一所中学，就学于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又是同乡，凭此“三同”而结成忘年之交。涂险峰君现执掌武汉大学文学院，我虽已从文学院退休多年，但他仍慨然接受我的诚恳邀请，与阳卫国君一道成为本书稿的“第一读者”，并欣然为之命笔。涂、阳二君美文，前后呼应，词多溢美，与本书名实难副。但其文采熠熠，为之皎然增色，有如一袭精美的外衣，将书中的罅隙和鄙陋全都掩盖了。因此，可以预料，即便本书的文字在读者眼前迅疾消失，但二位的丹青妙笔当会长留读者心中。

我曾屡屡慨叹人生就是遗憾。面对书稿，不免再三萌生同样的感慨。撇开书稿内容与形式的缺憾且不说，又由于篇幅的限制，不少同类的文字被亲手“切割”了。至于一些早在酝酿腹稿中的影影绰绰的文字，更无法应时而生以阑入书中。这便是遗憾！其实，人生的遗憾既不可避免，也无法弥补。前不久经历了一件有趣的小事：外孙向若送给我一件生日礼物：两张特殊的“名片”，一张给我，一张给外婆。事情是这样的：美国航天局将于2016年前后，把一颗重约1529千克、名为OSIRIS-Rex的卫星，发射至编号为101955的小行星BENNU，卫星分前后两部分，各携带一份完全相同的地球人名单；至2021年左右，卫星前半部将携名单返回地球，而后半部携名单留在太空，据说可持续保存数百万年之久。在美国航天局向世界各地征集名单时，他把我们的名字申报上去了，并获得批准，随即公布申请批准书——于是就有了两张特殊的“名片”（编号分别为251049、251050）。这份特殊的生日礼物，